

# 东方底色与东西文化对话

## ——多维视野下的季羨林散文研究

赵 洁

(聊城大学 文学院,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季羨林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型散文家,他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在思想、审美和跨地域书写上实现了多维融合。在思想层面,季羨林的散文创作秉持家国仁爱的士人担当和道法自然的生命映照,并具有佛家无常观照的慈悲胸怀,呈现儒释道互补的东方思想底色;在审美层面,其散文具有中和、质朴、留白等东方美学基调,辅之以跨文化意象、音乐等美学元素,实现东西美学的跨文化对话;地域书写则以故乡、哥廷根、北大燕园三地为主要空间,构建跨地域叙事体系,贯穿其间的是作家的“游子”心态。

**关键词:**季羨林;散文研究;东方底色;东西文化对话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6-0054-07

**收稿日期:**2025-09-06

**基金项目:**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NDKT2025358);跨学科视野下的季羨林散文研究。

**作者简介:**赵 洁(1990-),女,山东莘县人,聊城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6.016

季羨林是我国重要的东方学家、语言学家、佛学家,同时也是成果颇丰的散文家,从1933年发表第一篇散文《枸杞树》开始,他共创作了超百万字的散文作品。季羨林的散文在现当代学者散文流派中占据核心地位,其价值不仅在于自然流畅的语言和真挚诚恳的情感,更在于文本深处潜藏的丰富的跨学科、跨文化特质。现有诸多研究已从思想内涵、创作分期、审美特征等方面对其散文进行了文学研究,如孙郁认为他的散文“平实老到,直抒性灵,又无绅士气,平民的质朴在字里行间晃动”<sup>①</sup>,其散文的文学价值已彰显。然而,季羨林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他的学者散文有无渗透进他的学术思想?行文风格和意境构造是否凸显了其东西融合的美学体系?他自小学开始的旅居生活有没有为他的散文带来跨地域的地方书写?这些疑问也许能揭示季羨林散文的独特价值。鉴于此,本文即以跨文化、跨地域的视角切入季羨林散文创作,探究其在思想、美学、地域等方面的多元价值,揭示其超越文学本体的多维意义与人文价值。

### 一、季羨林散文的东方思想底色

季羨林生于1911年,早年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大学专业为西洋文学系,是名副其实的“新青年”,后留学德国,精通多国语言,具有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然其散文创作始终浸润着深厚的东方儒释道思想底色。可以说,季羨林以其现代眼光和世界视野,成功激活了东方哲学的现代生命力。

#### (一)家国仁爱的士人担当

北宋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深刻体现了儒家入世精神的核心。季羨林散文通过其颠沛流离的个体生命经验与宏大历史境遇的交织,生动呈现了这份深沉的家国情怀与仁爱精神。

季羨林自青年起就对社会现实、底层民众处境等抱有深切的关怀,作为乡村走出的知识分子,“民生之多艰不可能不触动季羨林敏感而脆弱的心弦”<sup>②</sup>。其自传体散文《留德十年》清晰记载了青年时期的赤子之

<sup>①</sup>孙郁:《学者散文四图》,《东吴学术》2025年第1期。

<sup>②</sup>王景科、牟洪建:《一代鸿儒 多磨难十分本真见精神——略论季羨林的散文创作》,《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心：“‘九一八事变’以后，我曾随清华同学卧轨绝食，赴南京请愿。”<sup>①</sup>留德期间，他自觉将学术追求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结，苦读七载，终以优异成绩毕业，日记中感慨“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即便1941年国内战火不断，季羨林拿到学位证后仍希望即刻回国，但因为战乱无法启程，深感“凄清与孤独”<sup>②</sup>。异国的海棠花更勾起他沉重的乡愁，“它使我想到了我是一个有故乡和祖国的人……我的祖国正在苦难中，我是多么想看到它呀！把祖国召唤到我眼前来的，似乎就是这海棠花，我应该感激它才是。”<sup>③</sup>

在撰写《牛棚杂记》时，季羨林的目的绝非仅记录个人遭遇，更重要的是，他试图通过细致梳理那段沉重的灾难记忆，深刻反思包括自身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所陷入的精神困境，同时深入剖析灾难的成因与发展脉络，以期后世子孙留存宝贵的经验教训。除此之外，《为我们伟大的节日欢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的民族性》等杂文均体现了他对民族国家的深切关注。他分析过，爱国情怀与传统哲学思想紧密相关：“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几千年的政治条件下，又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不得不爱国也。”<sup>④</sup>正因如此，季羨林的散文视野涵盖从抗战烽火到国家建设，乃至香港回归的历史进程，并渗透着儒家关切现实的入世关怀。国家成就在望，他欢呼雀跃，社会问题露头，他痛心剖析，他的散文始终饱含着对国家民族的深深热爱，对历史时代的深情回望。

“仁爱”作为儒家思想基石，在季羨林散文中体现为对孝悌亲情、泛爱众的广泛书写。获鲁迅文学奖的《赋得永久的悔》，痛彻心扉地表达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悔恨：“世界上无论什么名誉，什么地位，什么幸福，什么尊荣，都比不上呆在母亲身边。”<sup>⑤</sup>此情在《人间温暖是母亲》《一条老狗》《母与子》《寸草心》等篇目中反复咏叹。留德期间，“母亲频来入梦”，他经常“哭着醒来”，“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sup>⑥</sup>，思母之情刻骨铭心。季羨林对“孝”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如评朱自清《背影》时所言：“《背影》表现的正是三纲之一的父子这一纲的真精神。……应该把眼光放远，远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这篇名文所蕴涵的真精神。”“孝”已超越个人情感，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石。除去对长辈的情感，其散文中亦不乏对师长朋友的深情追忆，鞠思敏、董秋芳、陈寅恪、朱光潜、老舍等皆有专文纪念。

同时，仁爱之情并未囿于人伦范畴，季羨林笔下的猫是出了名的自在，《老猫》《咪咪》《咪咪二世》等作品正是例证，“虎子”“咪咪”性格各异。即便面对年老失禁的小猫咪咪，他依然秉持着“对小孩子和小动物这些弱者，动手打就是犯罪”<sup>⑦</sup>的仁爱原则。在《兔子》《喜鹊窝》《一条老狗》《清塘荷韵》《二月兰》等作品中，他对动植物的喜爱，既是生命韧性的隐喻，更承载着“仁民爱物”的生态关怀。

## （二）道法自然的生命映照

如果说儒家哲学构成了士人入世的主要行为准则，那么道家思想则是知识分子应对历史创伤、超越个人生命局限的精神资源。季羨林散文中的老庄哲学并非理论的抽象表述，而是其在历经人生跌宕后的生存智慧。

“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为诸家学派所重，尤以道家为甚。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庄子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皆彰此理。季羨林对此命题尤为关注，先后作《“天人合一”新解》《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的一点补充》等长文，纵向梳理中国传统学派论述，并援引印度、日本等其他文化中的相似观点进行跨文化学术阐释。在其散文创作中，此思想具象化为对自然万物的深切体悟：有韧性的夹竹桃、随性绽放的二月兰、神奇的丝瓜、见证历史的五样松……这些花草树木乃至猫狗虫雨，似乎都展露出顺应大道的生存智慧，夹竹桃“看不出什么特别茂

①季羨林：《留德十年》，《季羨林全集》第4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398页。

②季羨林：《留德十年》，《季羨林全集》第4卷，第473页。

③季羨林：《海棠花》，《季羨林全集》第1卷，第91页。

④季羨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季羨林全集》第7卷，第70页。

⑤季羨林：《赋得永久的悔》，《季羨林全集》第2卷，第354页。

⑥季羨林：《留德十年》，《季羨林全集》第4卷，第450页。

⑦季羨林：《咪咪》，《季羨林全集》第3卷，第3页。

盛的时候，也看不出什么特别衰败的时候”，但从春到秋始终开放“无不奉陪”<sup>①</sup>，二月兰“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无所谓什么悲与喜”<sup>②</sup>。花草的生存似乎正印证了《道德经》所言：“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虚极静笃，万物自生自化，无为而无不为。除却生物，雨雪山水亦被视为宇宙自然的一份子：雨声是大自然的交响乐，听着雨声写作时“仿佛离开了嘈杂的尘寰，与天地万物合为一体”<sup>③</sup>。

季羨林的生死观同样散发着道家智慧的光芒。在其笔下，狗有情有义、绝对忠诚，而猫则展现出“知晓何时寿终”的特殊本领——大限将至，它们总会悄然离去，“到一个最僻静、最难找的角落里，地沟里，山洞里，树丛里，等候最后时刻的到来”<sup>④</sup>。生命源于自然，最终复归自然，猫的生死如同昼夜交替、四季轮转般自然，这种“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循环观，体现了对生命自然规律的尊重。唯有回归内心的宁静，才能在纷繁世界中寻求生命的本真。季羨林本人也多次在散文中表达自己对死、对生命的态度：“我的人生观是顺其自然，有点接近道家。……对个人生死大事不必过分考虑”<sup>⑤</sup>，面对死亡“‘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死是自然规律，谁也违抗不得。用不着自己操心，操心也无用”<sup>⑥</sup>。如庄子所主张的“安时而处顺”的通达，他循乎天理，顺应自然，死亦无所惧。

当然，季羨林的道家情怀是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而存在的，他虽然顺应生死之自然，但仍然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待生活。晚年时，他坦言自己“过日子是以天计，以小时计……希望真正能够仔仔细细地过，认认真真地过，细细品味每一分钟每一秒”<sup>⑦</sup>，他坚持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笔耕不辍直至病重。可以说，儒道互补的精神支撑季羨林到老，他的书桌摆放的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学术使命，而窗外则是道家自然天道的生命意境。

### （三）无常观照的慈悲胸怀

作为精通梵文、巴利文的佛教学者，季羨林散文中渗透深厚的佛家精神底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尽管他多次强调自己不信仰任何宗教，佛家的哲思如盐入水般，不着痕迹地融汇于其笔下的草木枯荣、人世浮沉中，展现出一种超越宗教信仰的生命智慧与审美观照。

最直接的体现是佛教知识的文学表达，季羨林散文中有多篇和佛教有关的游记、杂文等篇目，如《佛教圣迹巡礼》《在敦煌》《尼泊尔随笔》《作诗与参禅》等，这类文章直接融入教理或学理观点，是典型的学者散文。与其他知识类散文不同的是，季羨林特有的朴素、口语化的叙事姿态打破了学者散文惯有的俯视态度，如拉家常般娓娓道来，将深奥的佛理与个人见闻紧密结合，成为可感可触的生命体验。

其次，季羨林一生历经几次跌宕起伏，对佛教的“无常观”体悟尤深。他洞察到一切皆是缘起，万物本来性空，人生的无常才是恒常。晚年回顾自己的一生，他用“可喜可怖”来概括：

六岁那年，我从那个小村庄里走出，走向通都大邑，一走就走了将近九十年。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跨过独木小桥。有时候歪打正着，有时候也正打歪着。坎坎坷坷，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推推搡搡，云里，雾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现在的九十二岁，超过古稀之年二十多岁了。岂不大可喜哉！又岂不大可惧哉！<sup>⑧</sup>

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和挫折，但又有幸运及时出现，将他拉出泥潭。《牛棚杂忆》中记录了一次生死边缘的“顿悟”：特殊年代他不堪批斗、决意自杀之际，一次突如其来的激烈批判反而成为其精神涅槃的契机。“我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然而我一下得到了‘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

①季羨林：《夹竹桃》，《季羨林全集》第1卷，第270页。

②季羨林：《二月兰》，《季羨林全集》第2卷，第300页。

③季羨林：《听雨》，《季羨林全集》第3卷，第77页。

④季羨林：《老猫》，《季羨林全集》第2卷，第225页。

⑤季羨林：《九三述怀》，《季羨林全集》第3卷，第405页。

⑥季羨林：《新年抒怀》，《季羨林全集》第2卷，第332页。

⑦季羨林：《新年抒怀》，《季羨林全集》第2卷，第335页。

⑧季羨林：《在病中》，《季羨林全集》第3卷，第357页。

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sup>①</sup>为了逃离苦难准备离开人世，又因为苦难的突然来临而有了活下去的力量，置之死地而后生，“死地”是生命的无常，而“后生”就是佛教所言“涅槃”，佛家有语：“烦恼即菩提，生死寂灭体，有大方便故，如来不思议。”季羨林体认到，真正的智慧不在于逃避烦恼生死，而是借它们看透生命本质，在无常洪流中坚守活着的尊严。

基于对无常的洞察，季羨林深谙“破执”对于心灵自由的重要性。在散文《忘》中，季羨林谈“忘”对人生是大有裨益的，“人能‘忘’，渐渐地从剧烈到淡漠”，“终于只剩下一点残痕”，有人因为这残痕“写出了动人心魄的诗篇”，“因此，我必须给赋予我们人类‘忘’的本能的造化小儿大唱赞歌”<sup>②</sup>。此处的“忘”，并非简单的健忘，而是一种主动的“破执”修行，旨在解除心灵枷锁，使其恢复开放、清明，从而获得如实观照世界的般若智慧。季羨林确实拥有这种智慧，在尼泊尔寺庙，他说“我从来也没有信过任何神灵”，“我对什么神庙……并不怎么感兴趣”，“引起我的兴趣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是高阁顶上的鸽子，是院墙上的猴子，是蔑视人类规则的自然生物。<sup>③</sup>他的目光超越了人为设定的宗教框架，直达自在生命的本真状态，这是一种与宇宙万物同在的澄明与和谐。

如果说“无常观”与“破执”重在个体生命的觉悟与解脱，那么“慈悲观”便体现了季羨林对生命万物的深切关怀。如前文所提，季羨林的散文世界中，花草树木、猫狗虫鱼皆为灵性生命，无贵贱之分，小猫“知晓何时寿终”并从容离世，仿若顿悟智者，小狗为母亲守灵，宛如超度大师般庄重。在季老笔下，生命不再局限于狭隘的人类范畴，呈现一种“万物有灵且美”的宇宙图景。他赋予这些平凡生灵以尊严、情感甚至智慧，并非浪漫化的想象，而是源于对“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有情皆在苦海中沉浮”这一佛理真谛的深刻体认与践行。在静穆的观察与深情的书写中，季羨林散文构建了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体现了佛家智慧在现代语境中对生命尊严的崇高礼赞与对和谐共生的深切呼唤。

## 二、季羨林散文的跨文化美学体系

除却思想，散文之艺术风格乃是文章水准的重要维度之一。风格因人而异，是彰显作者独特性的关键标识，如苏轼所言，文章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季羨林散文创作时间跨度较大，早期受“五四”新文学影响较大，颇具现代主义色彩，及至晚年，学养日深、阅历愈丰，文风渐趋自然，语言浅显平易。其深厚的跨文化学术视野，更赋予了文章融汇东西的美学品格。

### （一）东方美学基调

季羨林散文思想的东方底色前文已充分论述，与思想相呼应，其散文在审美层面同样氤氲着儒释道互补的东方美学意蕴。

关于季羨林散文的艺术特色，“真”是其自己认可也在学界已成为共识的特点。乐黛云说：“每次读先生的散文都有新的体味。我想那原因就是文中的真情、真思、真美。”<sup>④</sup>在“真情”的基础上，季羨林散文的情感表达恪守“哀而不伤”的节制原则。无论是对母亲的思念、“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悔恨，还是异国留学的孤独，又或者是时代、历史带来的身心伤痛，季羨林散文都秉持着自持的原则，没有对情感的过度沉溺，只有情理平衡、温情回望。如《二月兰》中用铺天盖地的兰花盛放作为线索，贯穿了自己的遭遇和亲人的离逝，每当感到“无边的寂寥与凄凉”，二月兰“沉默不语，兀自万朵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本篇用生命力顽强的二月兰做节制情感的意象物，个人的情绪体验升华为恒常的自然存在，正是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之美的典型体现。

季羨林有自己的风格追求：“我追求的风格是：淳朴恬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涵，形式似散，

<sup>①</sup>季羨林：《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季羨林全集》第5卷，第540页。

<sup>②</sup>季羨林：《忘》，《季羨林全集》第2卷，第310页。

<sup>③</sup>季羨林：《游兽主大庙》，《季羨林全集》第2卷，第78页。

<sup>④</sup>乐黛云：《真情真思真美——我读季羨林先生的散文》，《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

经营惨淡……”<sup>①</sup>他的散文在语言上摒弃了华丽修饰,以平实晓畅的文字、絮语般的节奏、偶有口语化的幽默,营造亲切真挚的叙事风格。自然流畅的文风,加之他所钟爱的植物、动物意象,使其作品充满了天人合一的天地本真状态。他善于捕捉那些未经雕琢的日常片段,像《枸杞树》中黄昏时分的香气暗涌、《清塘荷韵》中小猫扑碎池塘月影的灵动瞬间,以及《赋得永久的悔》中“白的”“黄的”“红的”等朴素食物记忆。在《二月兰》中,季老用三句话描述闲逸的日常:“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当时只道是寻常。”季羡林曾表示:“没有身边琐事,就没有好的散文。”<sup>②</sup>这些片段看似散漫无序,却编织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质朴诗意。

再者,留白和简约构成了季羡林散文的另一美学特质。虚室生白,中国古典艺术向来讲究留白,季羡林散文中的留白非刻意空缺,而是根植于真实与自然的写作观念,在流畅的叙事间为读者提供静思的空间。如《赋得永久的悔》中对母亲形象的模糊处理,正源于作者幼年离家的现实遗憾,这种“缺席”的书写反比虚构的浓墨重彩更具忏悔的深度。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有时“大道”和“真意”无法用言语准确表达,而这正是顿悟时刻。《洛阳牡丹》是一篇易被忽视的散文,讲述作者去往洛阳观赏“甲天下”的牡丹,当看过各种各样盛放的牡丹后,作者突然“失语”了,只能喊几句“奈何奈何”。文中写道:“对画家来说,名花的意态是画不出来的;对摄影家来说,是照不出来的;对作家来说,是写不出来的。我什么家都不是,更是手足无所措了。”<sup>③</sup>这不是谦辞或者词穷,而是指向一种超越语言的审美顿悟时刻:深处百花丛中,突入“忘我”境界,人、花、自然合一,与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心境呼应,毕竟“此处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情感节制的“中和之美”,自然流畅的本真书写,以及留白简约的顿悟美学,这些构成季羡林散文中的东方美学神韵。

## (二)东西方美学的跨文化对话

季羡林散文的东西方美学融汇,深植于其跨文化学术视野与文学创作兴趣的双重土壤。作为精通多元文化的学者,他通过《西方不亮东方亮》《从宏观上看中国文化》等论著,提出“天人合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有关文化变迁的论点,这些宏观思考在散文创作中转化为具体的微观美学实践。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季羡林即开始散文创作,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洋文学的影响,他早期的散文与周作人提倡的英式随笔(Essay)与明代小品结合的“美文”创作理念较为接近,呈现明显的现代主义风格,《枸杞树》《黄昏》《寂寞》等文章均属此列。作品以“表现自我”为主要意图,对表达无形的情绪感受更为看重,使用陌生化的意象和独语式的叙事姿态,象征、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手法运用频繁。《黄昏》中这样描写:“黄昏来了,在白天里只呈露着淡绿的暗光的眼睛该亮起来吧……森林里还该有莽苍葳蕤的野草……合了草地下毒蛇吐出来的毒气,幻成五色绚烂的彩雾。”<sup>④</sup>“淡绿暗光的眼睛”“森林”“毒蛇”“彩雾”,这些都是极具西方神话色彩的意象,该篇用之象征黄昏的神秘,意境幽怨诡谲且具有异国情调。

随着心境的成熟,季羡林后期散文不再过度强调虚无缥缈的情绪世界,而是沉淀落地,聚焦在可触可感的现实体验,但其在“五四”时期继承的“表现自我”和对结构辞章的重视却贯穿始终。跨文化意象信手拈来,不论意象的所指还是能指都有条不紊地组织在看似随意实则苦心经营的散文结构中。在《夹竹桃》《处处花夹竹桃》《五色梅》等篇目中,季老用鲜花串联起故乡、祖国和异国的体验,花是思乡之情,是对祖国的眷恋,也是随遇而安的异国处世之道,“花木自古以来就是四海为家的”<sup>⑤</sup>,优秀的文化亦是如此。

在结构层面,季羡林明确表示反对散文过分强调“散”或“随”,推崇“意匠惨淡经营中”。西方音乐有着严谨的结构体系和丰富的节奏变化,他巧妙地借鉴其精髓来架构散文,“我有时甚至想到,写文章应当像谱乐曲一样,有一个主旋律,辅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后照应,左右辅助,要在纷纭变化中有统一,在统一中

①季羡林:《〈赋得永久的悔〉序》,《季羡林全集》第6卷,第410页。

②季羡林:《〈季羡林散文集〉自序》,《季羡林全集》第6卷,第81页。

③季羡林:《洛阳牡丹》,《季羡林全集》第2卷,第212页。

④季羡林:《黄昏》,《季羡林全集》第1卷,第11页。

⑤季羡林:《五色梅》,《季羡林全集》第1卷,第325页。

有错综复杂,关键在于有节奏”<sup>①</sup>。这里的“主旋律”就如同西方音乐中贯穿全曲的核心主题,在季羨林的散文里,往往表现为一个核心的情感、思想或主题,它引领着整个文章的走向。同时,他也强调向《醉翁亭记》《小石潭记》等优秀古典散文学习,他在散文中运用回环往复的技法,《富春江上》行文节奏如音乐般起伏有致,“如同一支奏鸣曲,一阙咏叹调”<sup>②</sup>;《八十述怀》则“一气呵成”“平仄合辙”,“既顺口又悦耳”,具有明显的音乐性<sup>③</sup>。

从意象到结构,从技法到情感表达,季羨林的散文始终在东西方美学的碰撞中寻找平衡点。正如他对东西文化的见解——“既要‘拿来主义’,也要‘送去主义’”——一样,他不故步自封,也不全盘西化,最终在文中建构出一个“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审美世界。

### 三、季羨林散文的跨地域书写

季羨林散文中的地域书写构成了其创作的空间结构:从山东官庄的乡土记忆,济南的寄人篱下,北京的求学历,到德国哥廷根的背井离乡,这些或大或小的城乡地点不仅是他生命轨迹的驻足地,也建构了其文化记忆的脉络。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少年寄居的生存焦虑抑或异国求学的文化疏离,季羨林始终以“游子”视角观察所处的空间及遇到的人和事,这种独特的“离散”体验使其地域书写超越了单纯的风光描写,而具备了跨地域的视野和跨文化的反思价值。

季羨林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市官庄村,他只在此地生活过六年,但这个村子却成为他一生魂牵梦萦的故乡。这一鲁西北平原上的小村庄在季羨林的散文里处处可见,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籍贯,而且成为季羨林心中的文化坐标,用以衡量此后几十年到过的每一处异国他乡。六岁离乡前的官庄记忆,是浸透在生存挣扎里的,“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sup>④</sup>故乡的底色,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灰黄”。然而,正是在这物质的极度匮乏中,季羨林却捕捉到了精神原乡的光芒。村头那个不起眼的“苇坑”,坑边摇曳的几株柳树,成了他童年最珍贵的乐园。夏夜里,苇坑水面上的那轮“小月亮”与天上月亮相映成趣,这轮“小月亮”超越了现实的困顿,成为一个只属于孩子的、小小的诗意乌托邦。多年后,无论去往何处,“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sup>⑤</sup>。

少小离家的经历赋予了季羨林散文浓厚的“游子”心态,当出发去往异国,他对故土有强烈的留恋之情:“我只希望,当我从异邦转回来的时候,我能看到一个一切都不变的故国,一切都不变的故乡,使我感觉不到我曾这样长的时间离开过它,正如从一个短短的午梦转来一样。”<sup>⑥</sup>他渴望故乡是不变的凝固的时空,这是一个漂泊的灵魂,在时代巨变与东奔西走的洪流中,奋力抓住的一个永远不变的支点。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散文在描写其他地域时会反复对比故乡。故乡既是甜蜜的,也是苦涩的;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既是回望的起点,也是思考的支点。

德国是季羨林留学的地方,是构建他跨地域散文书写的第二空间。1935年至1945年,他在德国留学十年,这十年为青年带来的不仅是留学履历的提升,更是在战火和孤独中的心灵成长。哥廷根是季羨林的“学术乐园”及中西文化思考的起点,在这里他选择了此后持续一生的学术道路——梵文,同时学习巴利文、俄文、南斯拉夫文和吐火罗文。这一选择看似偶然,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文化自觉与“反东方主义”的潜流。留学之前,季羨林已立下宏志,出国后绝不投机取巧“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走捷径获得学位,选取

①季羨林:《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季羨林全集》第2卷,第181页。

②王景科、牟洪建:《一代鸿儒多磨难 十分本真见精神——略论季羨林的散文创作》,《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

③乐黛云:《真情 真思 真美——我读季羨林先生的散文》,《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第3期。

④季羨林:《我的童年》,《季羨林全集》第2卷,第24页。

⑤季羨林:《月是故乡明》,《季羨林全集》第2卷,第173页。

⑥季羨林:《去故国》,《季羨林全集》第1卷,第72-73页。

梵文，一是因为哥廷根大学是学习梵文最理想的地方，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sup>①</sup>。以东方学子的身份，主动探寻中华文明曾吸收的思想源流，这是一种在学术起点上就隐含的文明平等对话意识。

季羨林对哥廷根乃至德国的感情相当复杂，这里是学术殿堂，也有志同道合的伙伴，但同时它又是“二战”的发起国，是遥远祖国的敌对国。“德国民族是异常勤奋智慧的民族”，但“政治上他们的水平并不高”，季羨林自言“对德国这一伟大的民族素所崇奉，同时又痛恨纳粹分子的倒行逆施”。自我身份与地理情感的差异使得他开始思考文化差异，如从忍受饥饿想到东西方宗教与文化对“地狱”的想象等，这也成就了他此后诸多比较文学、文化的学术研究成果。

北大燕园是季羨林散文空间叙事中的第三个主要场域，作为季羨林晚年的精神归宿，燕园成为让季羨林有归属感、结束“游子”姿态的家园。燕园有“盈塘的季荷和小波斯猫”、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温馨的家，同时也汇聚了诸多学者大家。与张中行、金克木一起，晚年的季羨林被称为“燕园三老”，三位老人清晨散文的身影、碰面后互相作揖的动作都成了燕园的风景。只是看到燕园的夹竹桃、五色梅，依然会想起故乡，看到校园的师生会想起异地的师长与朋友。通过讲述与这些故友的交往故事，他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和人文精神串联起来，进一步拓展了散文的跨地域维度。

季羨林的散文创作，在跨学科的广阔视野下，交织着思想、审美与地域的多重维度。他的文字，不仅是个人生命历程的忠实记录，更是多元地域文化浸润滋养的结晶。从故乡苇坑的“小月亮”到燕园荷塘的月色，从柏林街头的修表铺到哥廷根的山林幽径，这些跨越时空的意象，无不彰显其广博的胸怀与包容的思想。他对学科藩篱的超越，并非理论的生硬嫁接，而是源于对“人”本身最深切的关怀与温暖的凝视。

## Eastern Essence and East-West Cultural Dialogue ——a Multidimensional Study of Ji Xianlin's Prose

ZHAO Ji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Ji Xianlin, a scholar-essayist versed in both Eastern and Western learning, achieved multidimensional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literary creation in ideological depth, aesthetic innovation, and transregional expression. Ideologically, his prose embodies the Confucian scholar's commitment to benevolence and patriotism, reflects Daoist naturalism in contemplating life, and embraces Buddhist compassion through the lens of impermanence, revealing a complementary Eastern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Aesthetically, it balances classical Chinese virtues—harmony, simplicity, and negative space—with cross-cultural imagery and musical structures, facilitating a transcultural dialogue in aesthetics. Spatially, narratives centered on his hometown, Göttingen, and Peking University's Yan Yuan form a transregional framework, permeated by the writer's diasporic consciousness as a “wanderer between worlds”.

**Keywords:** Ji Xianlin; prose studies; eastern essence; east-west cultural dialogue

[责任编辑 唐音]

<sup>①</sup>季羨林：《留德十年》，《季羨林全集》第4卷，第445页。